

曄花的回音

2025-12-02 · 瀛寰 · 故事, 瀛洲, 大瀛, 曄花, 古代文明

■ 玉送神社巫女进山祭祷记。山中的曄花和废社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ひかす 曄の山彦

来玉送神社参拜之人，可能连神主姓名都不知晓。但只要提起那名巫女，每日回收接引灯芯，大家都知道叫甚么。并非是香客信众闲言碎语，而是名字实在有些独特——诹访园卯雪（すはどのの うゆき 諏訪園卯雪），常常惹得善男信女浮想联翩，又或有诗兴大发。晚樱如雪落于诹访园¹，自是四季风景颇有趣。有诗言：

樱褪白红轻点萍，漫天作雪散香馨。
东风诹访神龛事，南苑多闻宫水冷。
玉送曾看春日整，香灰但掩岁光零。
tāng tǎng 闐闐²破却浩声势，始道尘寰只一醺³。

诹访园原是贵族之姓氏，不过早已没落。至于从前老爷说，贵如诹访园才能为神社安民之首，现在看来自然也是与血脉无关，旧时只有诹访园一族显贵，得有知书达理还能文能武之暇罢了。现今玉送再无当年诹访园一般大族。权门上立足者，唯有宫崎、望月、石三姓了。

言归正传，虽说各地神社只在新年之际回收护符⁴，然而玉送地方接引灯芯常用易旧，故而常设旧灯芯收纳所。本社售出之接引灯芯免费回收，他处所得则需十圆一本。玉送地方阴阳武士⁵，多是经玉送神社之手购得接引灯芯。而玉送神社，不时遣巫女与采花妖交易，以采花妖所需或是各类币券，换得接引灯芯之类阴阳用物。玉送有名贵符笔为死灵樱木所制，正是采花妖所鬻⁶。传言於毛日川上有武士之魂，便是招魂灯笼所引。那武士之身，早已不知养育了何处花草，同古战场共作了玉送流水。

古战场在玉送何方，早已无人知晓。曄花野放，或许能寻迹一二。然而结幽岛上遍地是传说，因而遍地是曄花。到底何处是古战场，何处是血染死灵樱，何处曾有鉴影会仓皇，何处有风见引残魂，早已扑朔迷离。正如玉送大小集上，道是甚么死灵樱花簪、三天忘樱木⁷符，又或是辉京天然斋点心、蛇头路地洋货屋购得新鲜玩意，又有谁人能来辨真假呢？有《西江月》：

还是结幽寒岛，不知凭吊何方。万千魂魄向松航⁸。徒望水天白浪。
儿女断肠休道，橘香未上衣裳⁹。古人浮世海茫茫。真伪萦萦烟瘴¹⁰。

¹旧时诹访园一族所居宅邸亦称诹访园。

²类鼓声。

³美酒。

⁴在和族聚居地通常称为御守。

⁵也是息律的大瀛说法。

⁶卖。

⁷是忘樱岛的一棵樱树，有一则关于踟躅一族孤女踟躅香织的传说。树前供奉着一首息律。其木所制护符据传能够辟邪。

⁸魂魄被死灵樱吸引，一般是先被渡航松从远处引来。

⁹“皐月待つ 花橘の 香を嗅げば 昔の人の 袖の香ぞする”（丛锦待皐月 一来橘绿香 衷情难克已 怀旧袖中芳）句。

¹⁰也有人唤息律为烟瘴。

因而也没甚么人记得，当时涂炭今何方。只有神社神主念诵晦涩古文与巫女听——“宫崎之女雅名文”一类，玉送绀里似乎都有这般传说，因而并未有甚么官大人来关照此处民俗，作甚么口传文学考出来。若是今日，总还能有些学者专家，记录成册。然而一册又能记录几多意趣物哀，被拿来与北洋风物对比？又如何不被破弃，转而找些更易作之课题？

不过卯雪也还总是诵着。神社上下都说，卯雪肯做事，稍加赏识也是应当。也的确如此，卯雪并不怠惰诵谣踊舞，也总还一坐便是一日，收纳旧灯芯，正如玉送乡里各人日复一日按册做工，也正如三家显贵日复一日显贵而已。玉送神社旁，二小童哼唱歌谣。

しほさみ たぎ ゆふなぎ まうじやぶね
潮騒や 滾る夕風 亡者船
ぬばたまの かひぬくら をんりやうあいがう
原震ふ 滔々濁浪 魔鬼の怒り
やほよろづ みはしらお しづ
八百萬 御柱落とし 鎮めたまふ

とこようみ しんくわん たいじ す わた
常世海 神官退治 澄み渡る

暗潮忽起 波震晚意 怒涛翻天亡魂船
栳棹尽染 墨色夜中 怨灵哀泣号声嘶
平野摇撼 滔滔浊浪 魔鬼尖啸撕阴玄
唤降天威 御柱忽落 八百万神镇坤乾
海中幽冥 神官退治 尽扫顽瘴澄海田

玉送老翁道，此谣乃道神官年年退治异相之事也。

偶尔也有时节，不见卯雪。那时便是神月¹¹溟海祭，神社要派一巫女入山起式祭祷。玉送神社此事务，便交由卯雪来进行。虽难免有闲人闲话，攻讦是旧权贵余孽，社内社外深晓卯雪用功，因而也不顾，仍是遣卯雪入林。

玉送之林并没有玉送城乡罗生，在天规¹²之外。林中息律，采花妖即居于此。玉送每设式祭祀，亦会乘便与采花妖互易所需，因而采花妖与玉送神社早已熟络，其中还另有滥觞。

卯雪一如昨年，收拾好干粮行囊，穿着草鞋，就随神主一同去了。这干粮是行路用，以枣泥蜂蜜为芯，裹了黑芝麻糯米等，再反复烹煮而得，一拳大小，每次食用捶成稍小块，用凉水送服，可顶半日不饥。这干粮神社才有，唤作行脚团子，若是寻常人赶路则是糰饼¹³干糰¹⁴，并无这般好用，单顶腹中有物罢了。灾年更有甚者，能将树皮甚而殍骨，舐着石块咽下¹⁵。因而这行路团子，算上等食粮。卯雪卸下行装之时，与神主闲谈：“今年听香客闲谈，收成又不佳。”神主只摇头不语，眼中尽是惋惜。

却说二人疾步如飞，行了半日，将要黄昏时，却见今年景色不同往常，那是：

¹¹神月，大瀛诸神不似《古事记》中流窜出云，故而只有“神月”称，非“神无月”“神有月”。

¹²穹宇类聚落的息律维持部门。天规维持穹顶存在，保证中心区域息律的比良一娑加低（即息律环境低波动），保证生产生活。

¹³糰 · 麩，炒制面饼。

¹⁴糰，晒制饭团。

¹⁵《靖卫志·采贲》：“上二（グル）状書一（ヲ）事、日（ク）災民（ニ）有二（リ）甚（キ）者一、樹皮且（ツ）殍骨（モ）亦舐レ（メテ）石（ヲ）而嚙（ム）……”舔舐石头是为了增加咸味。

去岁啁啾燕雀，今年了无声息。虽有花妖行者，还叹小道生尘。伐倒树木偶见，断垣或修或毁。不知谁人来到，零落旧痕路傍。

若是他人，并不容易明了其中异常，奈何卯雪来往经常，火眼金睛便顿觉疑窦丛生。那林中断垣多是古战场遗物，抑或废弃营寨，采花妖断是不用，凿痕亦不似花妖手法，倒与先前所见露末冰凿相似。大概是不知何人于此地活跃，暂且不提。往常道旁生灵，不时露面，实在意趣，今年却不总见，心中不免空落。不过日渐西沉，也只得就着修补断垣，用符笔一点火，与神主一同歇脚。取出背囊铺褥，遥望息律林中落日。有《清平乐》：

斜辉艳紫¹⁶。纤细遮阳指。息律暗波微漾水。轻褪芒麻草履。

唐红怀里微燃。柔光靛缕¹⁷旧毡。挡雨遮风残壁。林中夜半参禅。

一夜无话。

此行沿途应先过玉送采花妖村镇，再至玉送神社祭祀圣地。因而二人需先在采花妖镇上落脚几日，行些拜谒，再动身行祝。归途时，再与花妖货殖，同神社接应携运所通。

且说翌日，卯雪随神主来到玉送花妖镇。神主名唤平田森之助，也有本事一二，通掌花魂混流¹⁸阴阳道，又与采花妖也多少有相识。此时二人是分头问询，与采花妖互报些要讯。只见花妖长老、掌兵勇者，这时正与森之助面露难色。

只见长老眉头紧皱，说一字咳三咳，向相识来客支吾噤嘴，道是有一行人南北混杂¹⁹，又是蓝肤海妖又是爱族巫祝²⁰，甚者有北族主教巫撒²¹，着实骇人。卯雪与森之助亦摸不着头脑，近年北族大航海，是有不少人来瀛不错，如是阵仗却连神明都闻所未闻。一路残垣有所修缮二人固知，其中缘由，却无从得晓。然而入山起式，不得不行，因而翌日一早，二人仍早早起身，自花妖村镇向东而去。

自玉送至梅留山，一路先向北行，经玉送之森之花妖村镇，于是东转，直至圣山，即可起式。绕行，是因一路阴阳不定故，难越黑暗。

山者大地之褶皱也。因而山总在内陆，总有山麓山巅之分。然而梅留山独有险峻，一侧山麓为玉送之森，一侧峭壁直面梅留海。有《鹤冲天》：

高山半壁，直矗波涛里。竦峙斧刀迹，环残垒。击削东风紧，峰嶸若、狼牙毁。神社悬崖咫尺。强登险峻，蹀躞碎岩慢跬。

千年旧往尘烟矣。谁晓天月碎，惊心史。若起追思意，徒扫洒、聊相寄。有酒今朝醉。迢迢浮世。自有祷祝巫吏²²。

如是圣山，藏了多少苍凉往事。自山脚仰望，开裂半山高耸入天，不知其所止。加之有息律浓密，山势忽闪不定，紫天之下更增惊心。要说息律并非独此一处，梅留海近边皆是，可只此一处修殿，可抵异相千年，大概是前人自有过人之处：梅留山巅高耸入天，瘴气反而淡了些许，地势险峻又易守难攻，直插敌营成了要地。

¹⁶ 息律本无色，但从人的视角看，一般觉得息律越高，视野越紫。

¹⁷ 弯弯曲曲。

¹⁸ 大瀛阴阳道按照施术的性质特点分“流”，花魂混流意思是花流和魂流的特点兼而有之。

¹⁹ 形容人类各族都有。瀛寰分三部分，南边的大瀛、西北方的於留根洲和东北方的阿比兰洲一悉根洲大陆。北方还有北洲，占地面积相对小。

²⁰ 即图苏普（巫祝），爱族的神职人员。

²¹ 以清理异相保护他人等收取报酬为生的北方职业。

²² 指各地神职人员。

紫色雾霭，圣山脚下，卯雪吟唱《镇海谣》：

しほさゐ たぎ ゆふなぎ まうじやぶね
潮騒や 滾る夕風 亡者船
ぬばたまの かひぬ くら をんりやうあいがう
原震ふ 滔々濁浪 塵鬼の怒り
やはよろづ みはしら お しづ
八百萬 御柱落とし 鎮めたまふ

とこようみ しんくわん たいじ す わた
常世海 神官退治 澄み渡る
暗潮忽起 波震晚意 怒涛翻天亡魂船
栳棹尽染 墨色夜中 怨灵哀泣号声癡
平野揺撼 滔滔浊浪 塵鬼尖嘯撕阴玄
喚降天威 御柱忽落 八百万神鎮坤乾
海中幽冥 神官退治 尽扫顽瘴澄海田
めるやま よ びし しんばつ みね う
梅留山を 呼びし神罰 峯ぞ受くる
いはと あ らいていばん きん ちひろ くづ
岩戸開き 雷霆万鈞 千尋崩る
くだ ち みどの ゆめあと なりにしうみが
砕け散る 御殿夢跡 なりにしうみが
しらたへの もの けはら いそこの はま
紫気徒留 御柱の元 社なりにし
梅留山巔 一呼神罰 峰頭震顫尘世惊
岩戸旬开 雷霆万鈞 崩天屋宇榱卯倾
碎裂遺处 殿堂旧梦 居所都作海濤平
白砂堆砌 祓除妖祟 惟见无常诸行紫
紫气徒留 神柱之側 鎮海社起灵源^{y i n g}莖

空灵动听，而比起家喻户晓那篇，又多上一段。

话说卯雪自入道日日功课，通神诵读小有所成，终受神官赏识，传授了神社秘传——世间所不知之《镇海谣》后半。前半段载玉送神官退治异相事，后半段所记为何，尚未有定论。有人说是神罚，有人说是呼神罚除异相，甚而有人说是上古灾害。

这《镇海谣》功用，种种猜测，各有疑点。似是而非暂且不论。卯雪唱时，森之助喻哼以鼻音和之。两段唱罢，卯雪与森之助齐齐向前伸平右手，周身即有符咒如长蛇，缓缓聚拢胸前，闪烁白光。二人再向前去时，符咒已将紫气隔绝驱散——远古符咒得护二人安然入圣山。

原来《镇海谣》除作歌谣，将玉送地方故事流百世以外，于梅留山还可呼符咒护卫，暂御阴阳于体外。此秘法有玉送神社代代神主巫女相传，入山祭祷、防敌侵扰时可有一用。梅留贵为圣山，山中息律却不低，险象环生如桃园晦暗，故每入山起式，必有此法方可到达镇海废社，玉送地方就用这方法代代相传，得以年年涉险祭祀。

于是二人换了登山屐²³，卯雪紧紧背囊带，森之助卯定登山屐齿。仰首望向梅留千仞绝壁，若鬼怪獠牙，倒插破青天。息律气动，山身隐现不可明察。卯雪以符咒燃起，微燃罗生之火如红豆，却于息律中成了星火四散，不留痕迹。森之助皱眉：“今年息律浓于往常。”

²³大瀛一种有齿的木屐，齿可拆卸，上山卸下前齿，下山卸下后齿，这样便于攀登，走起山路来更为舒适。

残墙偶现，年代过久而止留墙根。唯墙根处而仍有^{yè}花残留，光影留其间，而^{yè}花器然鼓噪，似走马灯浮物事于废墟之间。森之助拉着卯雪近看：

是繁星璀璨，有仙物若舰船，取太虚而游九天，尾随彩光若环。
又见巨物弋，触须教人幻惑，直向仙舟紧锐逼，战势迫在孔亟²⁴。
星船伤斑驳，晶壳如有咬痕，花火点点如霖雹，白舶应声殉爆。

卯雪深吸冷气：“此间事真是不比往年，妙不可言²⁵。神主，我等还是快走好。”森之助颌首：“此言甚是。早些去行祭祀，免生事端。”

正待走时，有人言语，嗓音粗如砂砾：“可是玉送地方之神官？”

“来者何人？”森之助一声断喝，随即二人转身。森之助将腰间太刀一拔拦在卯雪身前。只见来人：

三人行装各异，各自样貌不同。虽是异域风月，却见^{lù}力心通。森之助举刀之时，三人站位已互成犄角，可闻息律微动。

来人不慌不忙，一甩加索长袍²⁶宽大衣袖，指尖定于身旁^{yè}花：“今年，息律异动甚于往常。恁二位可知缘由？”

森之助执刀之手一顿，犹豫应道：“想必是海中异相扰动……与外人说来又何用？”

“在下无需避讳，北人主教，依吉丢。”依吉丢深深一作揖，退后两步，暂指一用力，按向^{yè}花，凝神示像：“海中异相，无此大能。镇海废社，小有异常，需借恁等助力方可平。”

卯雪上前一步，只见：

紫^{yè}咏文流转处，将呼灭净古波平。
吟游误判星槎²⁷击，蛟撞龙翻海底鸣。

息律传事，只可意会。卯雪毕竟功课做实，问道：“咏言流转，当是期限将至？”见依吉丢颌首，又问：“北人又能奈何镇海废社？”

依吉丢努嘴，一旁金发蓝肤之冰妖上前，呈一枝条状物，盘根遁结，梢挂晶莹小球，内中可见浮世众生，细节之处几微不可察。一行三人中金发蓝肤开口：“此物唤作‘^{tuó}’²⁸，当可通瀛寰各处废社之根柢。”言毕，将^{tuó}向^{yè}花一抵，周遭轻泛波澜，如触水面。

神主森之助，此时才收刀入鞘，不忘残心²⁹四顾。

于是五人重又上路。森之助目射寒光，大步流星独当先。腰间太刀，刀^{xīn}始终不离手，若要将此间阴阳山径、息律流转劈裂。往年熟稔道路，此时尤其可疑。

五人所过之处，^{yè}花无不敛起繁星仙舟、孔亟战况，惹得卯雪不时侧目：“^{tuó}……能抚^{yè}花残响？”

²⁴非常紧急。孔，很；亟，紧急。

²⁵奇怪得没法用语言描述。妙，奇怪。

²⁶Cassock。质担主教、巫^{zá}之正装。

²⁷浮木、浮舟。星槎大概是天外射来之物。

²⁸Yggdra。

²⁹收太刀时应警惕四周，手不离刀柄，此为残心。

蓝纹狩衣，爱族长相者开口，一口和语仍不流畅，其中寒意却切肤可感：“育^{tuó}牦乃我族圣物，并不可安抚^{yè}曦花与废社，其能与‘回音’相……相谈。”爱族巫祝轻抚枝条，末梢晶球凭风飘摇：“我等谐律人，不问出身种族。谐律不贪力，存人不毁域，承命不厌匿。”

森之助摇摇头：“这样怪事，闻所未闻。”

此时五人到一陡坡前，依吉丢主教一整长袍，看向森之助，意味深长。依吉丢挥袖振臂，随后环臂胸前，顺势深深作揖，尔后开口：“神主仍有疑虑，玉送神社世代供奉梅留圣山，怎能反不如外人知晓内情？”

森之助双唇张翕，却又不发一言，忽而徒然以手抓握刀^{xín}鐔，顷刻却又放开。正是：

瀛刀锈，瀛刀锈。固守梅留山社旧。浩渺瀛寰乱世中，本应无处秘传授。

卯雪也是身形一晃，瞪大了浑圆双眼。不待二人作答，依吉丢自答，语调平稳如静谧平野：“神官虽是奉神，入世却颇深——合当如此。然而，玉送地方代代以镇海废社护海一方，用废社而不知废社所以然。年复一年，玉送神官入山起式，恁等可曾思忖箇中缘由？”见二人不开口，依吉丢又答：“难说难说。世上废社，形制各异；其中玄妙，天下略同。”话毕，蹲踞于地，示意余下四人攀附陡崖，蹴踏其身而上。

尔后，纵身一跃，轻点崖尖，稳稳落地。

穿过鸟居，水舍净手漱口，便入神境。参道之上，育^{tuó}牦竟泛红光，与石灯交相辉映。镇海废社并无^{bó}狛犬，五人徒然蹂踏千年万年神门门槛之上。得益玉送神官年年洒扫，垣内物事尚整洁。走入本殿，墙壁蓝光隐显，可见脉络。^{xiào}杌然殿内，巨柱横斜，不知其材，不明其度，似要与大殿一同轰塌，却又岿然不动。柱上雕刻，恰似满天星宿，璀璨其间，行星走斗，密密麻麻几不可辨。虽过漫长岁月，社内光洁如新。

本殿深深，尽头神坛，上悬光玉。森之助与卯雪就地起式，于四处张贴神符，随后对神坛二拜二拍，又倒头一拜。随后起身，光玉已始明灭。可见《烛影摇红》：

惨紫符文，挣开坛座融龙脉。残躯垂死裂痕中，灭净神图迫。

幸识坤輿画迹。至少知、^{gòu}彀弓³⁰孰射。何能无恙，却惧御灵，难施除厄。

卯雪沉吟：“为之奈何？正如主教大人所言，玉送地方，都要‘灭净’了。”依吉丢从袋中取出育^{tuó}牦浮世枝，跪于坛前，将育^{tuó}牦奉上，一旁冰妖张口吟唱：

Gnýr fjör-nætr en fold verjask,
lúms flugdrekar bíta stjörnu kjölta.
Blóðregn dreggr úr beinum hímns,
en brynjuð ský losa sígr-hræ.
Seið-brotin fjöll brjóta vængi fjanda,
en hold-særin bræðir stál-rætr.
Nauðir tveggja heima bera saman,
þar sem grátr hímns mætir óttu jörðu.

夜啸生魂裂苍冥，飞龙刃翅啮洪荒。
穹庐骸雨遮天落，黑甲凶云释众丧。
道嶂法山擒敌翼，尸峰血海噬钢膛。
相逢凄绝灭两世，寰宇哭号携永怆。

³⁰搭弓。

歌咏渐急，周遭似有鼓点相和。终于曲终之时，只觉铿然声中，有吟游律者翩然现于神坛。律者口吐咏言，本不为五人所通。然而玄奥之内，竟能晓意。

“报：烽火起。旧时天外飞虫再现。以《废社护世律》，启‘灭净’。”

“吟游律者大人，歌弥·文殿下。”依吉丢出声打断。

此时众人方能看清，律者身着一袭惨白长袍，衣着有类卯雪，是瀛地巫女服饰，而式样更古。虽是妙龄少女模样，却见发须尽白，眉宇超然。神坛圣光照耀之下，烨然生辉。手中御币符笔，上有血染死灵樱³¹纹样。周身可见花落空濛，衬得律者越发动人。

“莫不是宫崎……”卯雪诵经用功颇深，见此情景便猜出律者身份八九，却被律者一摆手，出言打断：“怨灵前世应俱灭，息律徒留调律人。姓甚名谁，不足为道。大瀛律者，统称歌弥。”又摆摆御币：“此间梅留海，可有事端？不起常式而呼律，果真已被天外之飞虫肢舟屠戮？”神官巫女，二人云里雾里、不知所措之际，依吉丢上前一步：“后生恳请镇海废社，不行‘灭净’之事。梅留之海但为异相涌动，毋需‘灭净’。”律者摇头：“‘灭净’不可逆，真伪不可知。若是后辈，当速离走。”

“吟游律者大人，歌弥·文殿下。”依吉丢不再作揖，将育^{tuó}屹举起，如若示兵。“请再行核准。以浮世之树，后生请律者重下判断。”依吉丢双目紧阖，育^{tuó}屹随之迸发白光，众人脑中尖啸清晰可闻，纷纷抱头难耐。律者眸中星点狂转，嗓音嘲哂：“‘灭净’之事……再行断决……重下判断……”此时律者身形波动，撕裂之时，忽而复归怡然，尖啸骤停。身后光球呼吸渐止，翻腾咏言归于平静。于是律者开口：“此事明了。”嗓音轻若耳语：“结幽无事，则‘回响’岿然。”一如年年入山所作常式过后，神坛所见光团所言。少顷，律者身形渐隐，化作咏言千万，如蝶翩翩，四散入墙，成黑幕四方。四方之上，正是上山途中所见，^{yè}花所映情景：

吟游误判星槎^{chá}击，蛟撞龙翻海底鸣。

又有咏言复出盘旋，列成诗行。

しほさむ たぎ ゆみなぎ まうじやぶね
潮騒や 滾る夕風 亡者船
ぬばたまの かひぬくら をんりやうあいがう
ぬばたまの 權濡れ暗き 怨靈哀號
はらふる たうたうだくらう あうき いか
原震ふ 滔々濁浪 塵鬼の怒り
やほよろづ みはしらお しづ
八百萬 御柱落とし 鎮めたまふ

とこようみ しんくわん たいじ す わた
常世海 神官退治 澄み渡る
暗潮忽起 波震晚意 怒涛翻天亡魂船
栳棹尽染 墨色夜中 怨灵哀泣号声癡
平野揺撼 滔滔濁浪 塵鬼尖啸撕阴玄
唤降天威 御柱忽落 八百万神镇坤乾
海中幽冥 神官退治 尽扫顽瘴澄海田

めるやま よ しんばつ みね う
梅留山を 呼びし神罰 峯ぞ受くる
いはと あ らいていはんさん ちひろ くづ
岩戸開き 雷霆万鈞 千尋崩る
くだ ち みどの ゆめあと なりにしうみが
砕け散る 御殿夢跡 なりにしうみが

³¹死灵樱之亚种也。花瓣为猩红色。

しらたへの 物の怪祓へ 磯残る濱
紫気徒留 御柱の元 社なりにし

梅留山巔 一呼神罰 峰头震顛尘世惊
岩戸旬开 雷霆万钧 崩灭屋宇樨卯倾
碎裂遗处 殿堂旧梦 居所都作海涛平
白砂堆砌 祓除妖祟 惟见无常诸行萦
紫气徒留 神柱之侧 镇海社起灵源堂

御霊代 高天の原を 光照る
さ御霊え 元古先祖が 献身歌詠
落ち零れ 小夜の磐船 星燦然
地刺さり 神籬と為り 八方守

現世（うつしよ）の 斎ふ天たて 矛持つ神を 黄泉路在す

煌煌高天 神照八隅 仙灵绕行瀛寰宇
仙灵之名 元古先祖 献身歌咏成尘缕
夜磐零落 星舟坠渚 燦然漫天流火雨
神篱贯地 铜铁飞散 四方镇守拦异苦

持矛立盾 执念末法 千秋万代凭国泝 塞彼黄泉承净土

森之助与卯雪如蒙揭谛，醍醐灌顶。此篇《镇海谣》方为全篇，末段失传于世已久，乃载上古之上古，有史之从前，现世未见之^{qiáng}牆櫓游弋天外，御不可状之丑恶肉躯所成之敌，流坠于地。

依吉丢作揖：“外人何以知晓此间诸事？盖起源境遇全同。方才所诵海妖歌谣，极北言语，与南溟大瀛竟能不差分毫。”依吉丢摇头叹气：“世间诸人，或相压迫，或起争端，甚而有之，相互为敌，屠戮灭族。生于天地间，为过去将来、东西南北、息律罗生之一尘，不免息壤奔波，为凡夫俗子。好似在下，身为主教，以布施恩泽为名，行盘剥巧取之实。故亦有所希冀，百代千秋之后，千秋万代之后，能见俗人异相、南蛮北狄，瀛寰之中，‘残响’之下，当团结如一否？”言毕，缓缓折腰，抬手作揖，顿而又顿。爱族巫祝又开口：“二位神官可自行清扫之事，我等，不足为道。”

三人偕行而去，袖袍翻动。有《梧桐影》：

衣角狂，山云涩。离去影踪销万年，明朝举首观星隰^{xí}。

洒扫之时，千年之例。

五日之后，将启归途之时，森之助驻足参道。“卯雪。”“是！听神主吩咐。”“《镇海谣》全篇，秘录于《玉送镇海记》之末。”下山又过采花妖村镇，村长执森之助与卯雪之手，喟叹近三两日息律平和，异相相安。今年当非灾年。转头看去，镇口采花妖，晒花绳上缀满枝条，风中花摇，簌簌可闻。路口怪石，近看却觉颇怪：此地可有如此石质？森之助解下太刀，拄持于地，眯眼远看。正是：

帚扫残风尽，花妖劳作喧。
惨樱枝颤动，眉眼漏光温。

卯雪随之凭目远眺，死灵樱轻曳惨淡日光之下，隔淡紫雾霭，凄惨之余，却又几分妩媚。

